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人说，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我，又回到了这片 213 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死亡与生命共存的综合地。它远离闹市，依旧傲然地矜持着那份高雅的清静。默默地，它包含着整整 91 年绚丽的历史、传统、文化。它，是武吉布朗墓园¹ (Bukit Brown Cemetery)。

萌芽 - 世外桃源

还记得小时候，这是奶奶常带我来的地方。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与奶奶二人相依为命，住在罗尼路附近的政府组屋。我曾无数次询问父母的去处，可奶奶总是说等我大了自然就会告诉我。奶奶周一至五的早晨都会到邻里的小学当兼职清洁工，下午则大多时候在武吉布朗墓园，因为奶奶她是这的一名坟墓看护。而我，也都会欣然跟着她来。

奶奶幼时家里是开石碑店的，一家住在谦福路村，为在附近的五座坟山般白事的家属提供立碑服务。当时被人俗称为“咖啡山”的武吉布朗墓园在 1922 年开放于新加坡华族死者安葬，学历不高的奶奶与比她大 14 岁的哥哥便就此入行当了坟墓看护。后来墓园于 70 年代关闭，哥哥也相继与她土壤相别，奶奶便继承了哥哥旗下的坟墓继续照料。80 年代，政府封了村子，奶奶就搬进了现在的组屋，但她依然照料着那些坟墓。奶奶常说继续这份工作是她的责任，虽然家属每年清明只给她 30 至 40 块报酬，甚至有些坟墓已无人托她照顾，可是她始终守着这些坟墓，因为对她而言它们都已属于自己。

武吉布朗墓园是寂静的。怎么说大多数人对于墓地是不会感到兴趣的，甚至还可能有些避忌，避之唯恐不及。坟山周遭都是浓密的森林，平日极少能见到半点人影。鬼影听说倒偶尔也有，听奶奶及其他看护员说，工作时，间或会发生些灵异事件。人始终对于死亡有着深厚的成见，似乎觉得若心灵上接触死亡，肉体上会逼近死亡。有人说，人活着为的就是死。对于死亡，人又为什么那么恐惧，那么避忌呢？是害怕死亡所勾起的痛苦回忆吗？而对于传统，又是觉得那么厌烦，那么枯燥。所以，武吉布朗墓园是寂静的。

奶奶在这搭了一座帐篷，大约有两间房宽，是以围绕的四根木柱为支柱再铺上一片工地用的碧蓝的塑胶卷。帐外烧着驱蚊的木炭，帐中摆放着日常用品、几张凳子、一座神台，简洁而齐全，正合奶奶脾胃。我们家还寄养了一只流浪狗，毛发稀少而全身乌黑，名唤小黑，我们让它留守着帐篷。武吉布朗墓园不单是个墓园，它更是个花园。这里可见的花类不计其数，更有不少罕见的品种。奶奶恰巧正是个爱花者。有一天她打理完坟墓回到帐篷时兴奋地举着手中握着的叶子，说路上发现了一株“萨拉姆”树ⁱⁱ，叶子正是用来烹饪“隆冬ⁱⁱⁱ”的香料。帐篷外长着一朵鲜艳的“星爆胡姬花”，白色的花开得宛如闪烁的星星，格外亮丽。奶奶每天都会给它浇水，总说“多点滋润永远都是好的”。

武吉布朗墓园便是我儿时的乐园。或许墓园与乐园听起来毫不搭档，但许多枷锁都是大人们以误解与成见所设置的。儿时，至少是单纯的。其实墓园不似恐怖片中如此阴森，并且有许多好玩有趣之处。例如我常随手拈来一团泥土，在离自己一米处掘个小坑，再试图用手指把泥丸射入小坑里。我最喜爱的这款“射泥丸”游戏当时令我玩得终日不亦乐乎。闲暇时我也常四处捕捉一些蜘蛛或蟋蟀等小虫，有一次还起了火想烧烤“猎物”尝尝滋味。怎奈被奶奶发现，给她用藤鞭追了足足半个小时，庆幸这里地方宽广让我逃过一劫。

有时，我也会攀爬至最宏大的坟墓，王森良^{iv}前贤的墓地。那 600 平方米的墓地极为壮观，宽敞而庄严。无论谁到了这里，心弦都会被这股悲壮的气息所拨动。而在此，方圆百里树木茂盛、浓密成荫的坟山一览无尽。石碑旁立着的是一座象征权贵的锡克族守卫塑像，令小时天真浪漫的我质疑它们难道不会累吗？是啊，守着被遗忘的过去总是累的，也不知能守到何时？不知这到底值不值得？

幼苗 - 早起的爱鸟者

一个周末的早晨，旭日未升，我已与奶奶来到了墓园。奶奶带家属扫墓去了，而我就在附近游走。迎着满地落叶及断枝的雨林，我步履蹒跚地走着，奶奶曾说过落叶其实是很可爱的，它们确实很像死亡。我偶尔察看着四周可否有刚熟而掉落的榴莲可捡，美味鲜甜的果子总会让人开怀。突然，我发现前方有个人影慌张地示意着我默要前行。我煞住脚步，好奇地望着他。只看到一个穿着白T恤与牛仔裤的中年男子正聚精会神地拿着一部相机向离我不远处猛拍。他不一会儿为相机换了滤镜，又再继续拍摄。终于，他走了过来向我致歉。原来他正在拍摄白腹黑啄木鸟，是一种面临灭绝的鸟类，怕会被我惊走。

“我通常五点半就会到这里，六点起就能听到那天籁般的鸟鸣合唱，七点起到十点最适合拍鸟了。你知道吗？这墓园里住着85种鸟类，那是全新加坡百分之二十三的鸟类哦……”，那叔叔滔滔不绝地说着。

那天，我发现武吉布朗不仅是墓园，不仅是花园，更是飞禽园。

幼苗 - 嗜酒的人类学家

一天晌午，我又来到了王森良前贤的墓地，却看到一个朝着我的陌生背影。那人坐着观赏墓旁雕刻的花纹，手中拿着一瓶酒咕嘟咕嘟地喝着。

“大叔，你在干什么啊？”，我走过去好奇地问。

“哦！”，那大叔微微一愣，他似乎没料到这里会有人。

“在看这些砖块，是娘惹的手艺。”，他指着墓旁的排列的砖块。

我笑了，叔叔看起来和蔼可亲，“大叔你很喜欢这些啊？”

“嗯，我是名人类学家。唉！不，小朋友，你以后别像我。在这时代、这地方，人类学家根本无立足之地！”，那人的语气无比萧瑟，大半瓶酒即刻被他灌下了肚。

“这地方有着章芳林^{vi}，林忠邦^{vii}，周文礼^{viii}等前贤的坟墓。可怜我国人踏着以前贤命名的路却不清楚他们的贡献，不对他们的墓地感有丝毫兴趣。”，说到历史他那黯淡的目光中似乎燃起了炽热的火苗，却随即淡化为空荡的苦涩。

我，不知道大叔的痛苦如何排解，只知道说他嗜酒，不如说他爱人类。

幼苗 - 寂寞的看护员

只要凝望着武吉布朗墓园任何一位看护的眼神你都会有同样的感觉 - 寂寞。除了奶奶外，墓园中大约还有 40 多位看护，大多都是谦福路村的旧村民。衣衫褴褛地自个儿闲坐着，偶尔眯一会，却往往睡不酣。因为像任何一位孤独的老人，他们本就毫无睡意。眯一会，只不过让时间流逝得快些。

这些看护在村里常被人说成“不务正业”的“懒惰人”。但或许在这文凭挂帅的时代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时代抛下了他们。这些学历不高的年长者如今剩下的只有寂寞，而随着村子的消失他们也似乎失去了一份亲情，一份爱。

茁壮成长 - 新与旧的隔阂

一晃十余年，我也逐渐成长，墓园也愈来愈少去了。奶奶却始终还不告诉我我身世之谜，为此我与她吵了不少架，但总是不了了之。我与奶奶这几年的沟通也变得少了，有也只不过寥寥几句。其余时间我也都忙着回复似乎永远回不完的“面书”和“whatsapp”留言。科技本是让人更容易沟通，却似乎剥夺了沟通的可贵与素质。

然而，清明时分我都会陪奶奶到墓园带家属去拜山扫墓。帐外的胡姬花看起来长得愈发灿烂了，奶奶依旧为它浇水。近来奶奶的脚因关节炎发作而行走不便，需要倚着拐杖而行了。好几次劝她金盆洗手她都执意不肯，我只得多代她带家属上山。

墓园如今却变得很陌生，一座座墓碑似乎透着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是恐惧？我不知道。奶奶曾对我说人生最美丽的是想象，因为有想象才有希望；最可怕的也是想象，因为恐惧与贪婪都来自于想象。我不知道奶奶说得对不对，但我依然把家属带到了他们祖先的陵墓前。

看着他们把色彩缤纷的冥纸有秩序地铺满坟墓而开始围绕着吃点食物，我有了少许感慨。这一幕似乎那么温馨，那么珍贵，不知几百年后在这里还会有拜山这件事吗？坦白说，我也会觉得传统枯燥且厌烦。如今社会上讲究的是“效率”二字，传统到底有意义吗？有立足之地吗？

回到帐篷，我把东西整理好。

“你的廿岁生日是下个月十八号对吧”，奶奶突然有此一问。

“下个月？”，我生日明明是两个月后。

“啊，我是说农历生日”，奶奶很有耐心地说。

“哦，那个我真的不知道啊。”

在这年头还有记得农历生日的人吗？

花苞初现 - 一番寒彻骨

有一天，奶奶打电话来叫我放学后到墓园一趟。我到了，只见奶奶正在为那胡姬花浇水，口中正喃喃自语：“哎，终于长大了”。她望着花笑，脸上充满了怜惜与疼爱。我把书包往凳子上放，迎了上去。

奶奶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红鸡蛋走到我面前。“阿宝，生日快乐”，奶奶把那碗鸡蛋塞进我手中。

“谢谢奶奶”，我接了，差点忘了今日是我的农历生日。

我小心翼翼地拨开炽热的蛋壳，慢慢嚼着温暖的蛋。

“这封信，也是时候看了”，奶奶走过来把一封旧信封递给我。

信，我看了。

剥了一半的蛋，我掉了。

迷迷糊糊地，我走了。

冷。我只感到，冷透了。

我盲目地走着，走着。我曾想过无数种可能，所以我并不太震惊。信中说明了我是奶奶从孤儿院带回来的孩子，而因为孤儿院没记录，也根本查不出父母是谁。我空空荡荡地走着，我没有哭，但眼角却模糊了。或许，我连有没有落泪都不知道了。我感觉到在这森林里，我是最孤独的灵魂，没有根的人，总是孤独的。

走着，远处看到一群洋人踏着脚车在墓园中游玩。他们似乎对这里的一草一物都感到无比兴趣，似乎玩得好愉快。这一幕如同一把剜人的反讽刀子，刺入我心坎。痛？我不觉得。只觉得一丝可怜。

树木却似乎在向我伸出双手，因为树木不会说出令我烦乱的话，只会静静地聆听着。我走着，走到了傍晚。走在暮色中形影交错的森林中，我并不感到害怕。空虚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害怕的。

突然，我听到自远方传来的呼唤。不知不觉地，我向那走去，只见前方照着一股光亮。是“鬼火”吗？我不清楚，但我向那走去了。

啊！

我不知刚刚那是鬼魅或心灵的呼唤。

原来我又回到了帐篷。

走进去，我拥抱着奶奶。好久，好久，无言地，无目的地，抱着。

我坐下了，拿着手中的红色鸡蛋凝视着，感受那蛋散发着的温暖。

昙花一现 - 花落余香

2011年，政府表示会在2013年开始掘起武吉布朗墓园的一部分坟墓，在那片土地上建构高速公路。消息一出，好奇者纷至沓来，更有不少组织举起了“捍卫国家文化遗产”的旗子。这一掘，竟在武吉布朗墓园掘起了一缕生息。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

我，又回到了这片213英亩的土地。这片土地是死亡与生命共存的综合地。它远离闹市，依旧傲然地矜持着那份高雅的清静。默默地，它包含着整整91年绚丽的历史、传统、文化。它，是武吉布朗墓园。不同的是，奶奶已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她，一定是开心的。

走入墓地的那扇门，发现这地方已截然不同。重游故地，果真会令人沉浸于回忆中，难以自拔。只觉得这里似乎多人了，有了人的气息。或许，失去了才会学着珍惜。

远处看，有人带着一团人观赏四周的坟墓及雕刻，是一团本地人。啊！我认出来了，是那位人类学家在带着团。他正竭力解说在石碑旁的麒麟与土地公神坛，没有喝酒，很清醒地说着。

我沿着路走不久，就看到了一群人拿着相机往树上拍。我并没过去看，但我知道那早起的爱鸟大叔一定在其中，而且现在也非常快乐。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分享所爱的东西，那是多么快乐，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我，又回到了已荒废的帐篷。凳子依旧在，神坛依旧在，拐杖依旧在，但奶奶已不在，小黑也不在了。只见帐篷外的胡姬花仍亭亭玉立地开着，没人为它浇水却还有雨的滋润，人不也如此？我望着满地落叶不禁感叹：“奶奶你说的对啊，落叶如同死亡，滋润着新的生命，是非常可爱的。”

花开花落 - 遗忘的历史

2053 年，我又回到了这片土地。

胡姬花，已成了无法触及的历史。

这里已不是武吉布朗墓园，而是武吉布朗组屋区^{ix}。鳞次栉比的组屋铺盖了深埋于土壤中的墓地，也深埋了被遗忘的历史、传统、文化。

晚霞，看到下班的人陆续回到家中的安乐窝，几群小孩子在组屋底层玩耍。他们都似乎已忘却这土地的过去，因为若记得他们决不会那么愉快，人对于死亡与传统毕竟会有误解与成见。可笑的是许多文化传统我们无法传承，这些误解与成见却会被传下。

我只担心我儿子会不会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埋着我国无数前贤，会不会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有无数家属一同祭拜祖先，会不会知道坟墓长得什么样子？

我更担心我儿子的儿子，会不会认识这片土地，认识我国的风土习俗？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人说，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历史，谁也留不住。相思，谁也赶不走。

(4746 字)

2013 年 6 月，烟雾呛鼻中笔下

ⁱ 位于新加坡，是在中国外的最大华人墓园。

ⁱⁱ 黄金蒲桃 (Syzygium Polyanthum)，俗称“萨拉姆”(Salam)。

ⁱⁱⁱ 新加坡道地马来食物，成份是饭团配咖喱杂菜。

^{iv} 王森良 (Ong Sam Leong) (1857-1918)，新加坡著名华商。武吉布朗的最大坟墓便属于王森良夫妇，面积 600 平方米。森良路便是为了纪念王前贤而命名为此。

^v 一种亚洲鸟类，约摸 40 至 48 公分，全身除了肚皮外都乌黑，头部艳红。

^{vi} 章芳林 (Cheang Hong Lim) (1841-1893)，新加坡著名慈善家。于 1873 年任命为太平绅士，常扶弱济贫。芳林码头，芳林巴刹，芳林公园，便是为了纪念章前贤而命名为此。

^{vii} 林忠邦 (Lim Chong Pang) (1902-1956)，新加坡著名华商。1938 年，被委任为太平局绅，曾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忠邦村，便是为了纪念林前贤而命名为此。

^{viii} 周文礼 (Chew Boon Lay) (1851-1933)，新加坡著名华商。创建 ho-ho 饼干公司。文礼组屋区与文礼地铁站，便是为了纪念周前贤而命名为此。

^{ix} 新加坡政府已表明武吉布朗墓园将在 30 至 40 年内改为组屋区